

到林中去

沐沐

林中幽微。地衣潮湿。沼泽边芳草萋萋。长杆芦苇掩护着小水洼。荫蔽处的芦苇又细又高，嫩嫩的黄绿色。小小的睡莲像纸片一样静静泊于水面。黑色水虫在水上快速移动，四条黑线一样的腿撑得开开的，脚底垫了垫片似的，将细小的身子撑于水上。在它的脚下，水成了一个绷紧的平面，当它静立，脚在水面踩出一个明显的凹痕。水虫在水洼里如履平地，行云流水。走到哪，一圈小小的水纹就跟在哪。如人在水上写字，写过，字迹消散。

流动的涧水，于石隙倾泻而下，在平缓处积成这个水洼。榕枝掩映，芦苇和芭茅在两侧拱立，让水洼难见阳光，石壁长满湿滑的地衣。因落势而飞溅的白色珠子，滚落于水洼和水边草丛。两端潺潺水声清晰可闻，却感觉不到水洼在流动。落叶、枯枝沉积在一膝多深的水底，与陈年的淤泥融为一体，水面飘着死去的蚊虫、浮尘、坠落的碎叶。除了长脚水虫，水中还蠕动着几只小虫子，肉肉的，像微型的蚯蚓。它在水底打着滚，或上下窜动，游动时头一拱一拱，身体一屈一伸，可爱又笨拙。这是蚊子的幼虫，之前叫孑孓，现已成蛹，这泥色的小东西在等待，终有一天，它将蜕变，羽化，穿上黑色大氅，嗡嗡嗡，嗡嗡嗡，满世界飞。

每一个低洼处都是一个小生物圈，越来越对这样的低洼处着迷。在水洼边，我可以一动不动，呆一个下午。我四处找寻那些细小的事物。微不足道的野花，仰着脸庞的小草，若有若无的虫鸣……它们在哪，我就在哪。这些细微的小生物穷其一生都以它们的方式表达着热烈。

溪涧边，充裕的阳光唤醒了所有的青草和野花，它们星罗棋布，团团簇拥在一起，叶脉流淌着光，散发着馥郁的草木气息。泥地里的婆婆纳，撑开了蓝莹莹的小伞。婆婆纳是山野常见的野草。它长在平缓的山坡，低伏于地面，绿绒绒的密叶举起一朵朵深蓝的花柄。一朵婆婆纳就是一颗落于凡尘的星星。鬼针草与婆婆纳比邻而居，亭亭立在春阳中，吐出黄蕊白瓣的小花，白花瓣有五片，素洁，平展着，低眉顺眼。等秋天，你来到起伏的山冈，任秋风带着四处转悠。忽然，你发现，鞋带上，裤脚，衣角，不知何时粘上了灰黄色的鬼针草，它那开叉的扁针深深地扎进衣物，一直扎进反面。使劲拉扯，好不容易拔干净了。一摸头发，也有。“讨厌的小东西！”你啐了一口，嫌弃地把这小东西扔出去。这正中了我的计谋，它就想借着你的脚步，走过密林，走出河湾，到更远的地方，把种子撒向四荒八野。

3月，森林苏醒，所有的草木都得到季节的密令，它们破土，生长，抽蕊，开花。紫花地丁，密密地铺撒于一截断木旁。这是棵被风刮断的树，原来站立的身躯躺倒在地面，腐朽的枝干上长满苔藓，白色的圆蘑菇在树身上爆开，野藤叶从它身上打个结，又爬过对岸。原先的断裂处覆盖着厚厚的绿苔，绿苔它的湿润和柔软抚平着伤痛，耐心地去愈合树木的伤疤。显然这根断木并没有死亡，而是以另一种形式，进入生命的循环。

林中的小路，铺满了厚厚的落叶，金黄的松针、油棕宽大的扇叶、枫红、榉叶，夹混一起，随意铺陈。林中小路成了落叶的眼珠。人走在落叶上，松软软的，发出刺啦啦的声响，留不下一个脚印。几只头部红色的黑蚂蚁在落叶爬来爬去，在边缘处停住了脚步，用触角不停地试探，一愣神的功夫，蚂蚁不见了。蜣螂也爱在这样堆积落叶的泥地里活动。雨后天晴，穿一身黑衣服的蜣螂出动了，它收集着各种动物的排泄物，像厨师制作肉丸子那样，将粪团成小球，它的脚绝对比厨师的手灵

巧，团出的球是个标准意义的球体。球团好后，蜣螂头着地，倒立着，将后腿搭在粪球上，倒退着将球快速地向后推动。有次在山坡，远远看到一个球在滚动，跑过去一看，是蜣螂在滚粪球，可巧，有两只，一只在前头拉，一只在后面推，好像是一对夫妻，妻子在前，丈夫在后，配合默契，那种情景，真是让人忍俊不住。一看到我，蜣螂就停住了，呆在那发愣，人一走开，它们又继续推球。

枯枝落叶中，总有一些特别醒目的东西，这是一株植株，上面布着一朵一朵细细的花，和新生婴儿的指甲盖一样，细小娇嫩。白色的花瓣呈心形，有五瓣，中间是绿黄色的蕊，极浅极浅的黄，介于绿和黄之间。花儿不多，就零星的几朵，错落缀在弯垂的干枝上。它的枝干呈棕黑色，没有一片叶子，似已干枯，细看，却泛着隐隐的青色。枝上还有几个小花苞，明天，或明天的明天，它们就能次第开放。我一直蹲于旁边，这花太小了，且且美的东西都能引起我们足够的怜爱。用手抚触都恐构成伤害，我只能用目光代替手，一遍又一遍抚摸，心里低低地叹息。

它的学名叫单瓣李叶绣线菊。它是我见过最细小最素净的最具有美学意义的花。

三叶草几乎没有离开的视线，不知是我在追随它，还是它在追随我的脚步，看到三叶草，我轻轻念起叶芝的诗句：“三叶草挤满了小茎，春天将橡树子敲了下来，做了它的伴侣。”三叶草不寂寞，念着诗句的我，也不寂寞。阳光洒在漫长的山坡，将松林染成金色，振奋了每一根松针。山风那么轻柔，简直不该叫风，更像是大自然的呼吸，在所有的生灵耳旁抚慰。灰雀在草甸上跳跳走走，低头啄食着草籽和小叶榕树落下的红色果实。

山谷里的蜜蜂嗡嗡嗡嗡，在空中盘旋，一头扎进马缨丹的花蕊里，那朵马缨丹花便激动得剧烈颤抖起来。土坡上，马缨丹织成了一匹厚厚绿墙，绿丛中，花朵星散。它的花橙红，数朵小花共享一个花梗，聚拢成伞状花序，红彤彤的，有种塑料花般的艳俗感。马缨丹很常见，开在山坡，也开在行道旁，大概是因为太常见，也因为不够秀雅，我们时常对它视若无睹。和许多不讨喜的事物一样，人们难免质疑：“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它？”却不明白，它们可以只为自己而生。

菟丝草围着一株茶树蔓开，它的草茎像蓬松的头发，乱作一团，理都理不清。这家伙最会抢占地盘，它可以顺着土坡，一路到达水洼。地盘占得那么大，根基却很浅，轻轻一扯一大把，拿回去喂兔子。兔子并不太热衷，挑三拣四的。菟丝草看着嫩，茎摸上去却咯手，像锯子。兔子的嘴也不是石头一块。

还有很多花草的美，并不需要人特意去发现。它们开在高高的枝头，谁会看不见呢。不只是花，走进森林，你会发现大自然有着细微的一面，也不乏张扬的一面——大自然中的宏观与微观，处处玄机，微妙地达成了平衡。

南方的3月，木棉已开。木棉的叶子早在冬天褪光，高大疏朗的树干上，此时正举着一朵朵小火焰。木棉花朵呈钟状，合拢，花瓣有厚厚的肉质感。色火红，花形大，也重。正徜徉在树下，突然，啪的一声，一朵木棉掉下来，砸在地面上。木棉重，落在地上时，瞬间香消玉殒。不像有的花，落于地还保持最后的体面和美丽。它的红色花瓣砸得稀巴烂，一地落红，也难以拾得一朵完好的。啪的一声，又一声。声声惊心。极度的绚烂之后是极度的毁灭。木棉烈性，决绝，活得极致。毫无保留地绽放，如火如荼，绝无半点羞涩。一旦决意离去，

就毫不留恋。心气多么高傲的木棉呀，好像一位美人，开在高高的枝头，即使坠落，也要将自己完全销毁，不容许受一丝一毫的玷污。我一直不想把植物视作物人，植物就是植物，每一种植物都是它自己。但你又往往从它的身上，观照到人，看到人一生的缩影。人生有多极致，就有多落寞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但到底是极致地活过了。

峡谷遍布大树，枝叶在半空交握，把天空划成几条蓝线。西斜的阳光从细线中照射进来，仿佛一撮撮米黄的粉屑从树梢撒落。“刺啦”一声，是一只松鼠，正飞快从一枝滑到另一枝，毛茸茸的长尾巴，如一把小扫把。它跑得多快呀，“小扫把”刷着枝干，窸窸窣窣的，像骑着扫把的小巫女，转眼，就消失于枝叶的海洋中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许多年前，有一只松鼠短暂地进入我的生活。那是一个我叫不来名字的女孩寄养在我家的。女孩是我侄女的朋友，独自一人在这座城市谋生，那段时间她换工作，辗转流离，没地方养她唯一的伙伴。举目无亲，无可托付，最后她想到了朋友的姑姑。她按我给的地址寻到楼下，提着一个铁笼子，相对于她特别袖珍的个子，铁笼子显得硕大无比。铁笼里有一只滴溜溜的小松鼠。那是一只特别活泼的松鼠，每天，它都要在笼子里跑圈，沿着笼子四周循环式地疯狂跑动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一圈又一圈。它一刻不停地转，像个小马达。笼子抖动，动静大得吓人。我在一旁胆战心惊，对于这样一个陌生的亢奋的家伙，我一无所知，束手无策。它在追逐什么呢，像是一种惯性，盲目，徒劳。又像是位执迷的朝圣者，在追索中，一意孤行。我不懂它，我日日提心吊胆，我真的担心它在循环中衰竭而亡。还好，它很快被小姑娘接走了，和小姑娘一起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，从此不见。

就像头顶的松鼠，消失于林中深处。鸟鸣适时而起。如春水潺潺流动的。自第一声鸟鸣溅起，我的耳朵就被拽住了。显然不止是一只鸟的鸣唱，但领衔的是同一类鸟，那应该是一只歌鸲。我从园口，一直到园林深处，从小径到草坪，它的声音如影相随。每一片丛林、每一棵树中都回荡着鸣唱。它温柔又多情地告诉我们，春天已然降临。

它的声音一听就难以忘记，活泼又圆润，机俏又婉转，歌声潺潺地从它的口中流出，落入人们的耳畔。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，我总想寻找歌声的来处，无奈枝高叶密，抬头只看到叶梢在动。

鸟鸲的歌声从另一端响彻，回荡在林中空，悠长而清脆的音符，间以优美的颤音，每一首歌都是这样婉转动人。因擅长模仿其它鸟类的歌声，鸟鸲也叫百舌鸟，小时候，话多的小孩子总被大人训斥“和百舌鸟一样”，那时，我不愿成为“百舌鸟”一样的小孩，殊不知，日益沉默的我，有一天，会这般喜爱着百舌鸟，以及和百舌鸟一样绕舌的孩子。就像此刻，任何一种啾啾啾对我来说都是天籁，百听不厌。

吟唱不断升级，源源不绝。我走到哪，歌声就在哪。鸟声就这样飘然而至，像蔚然天空中落下的一滴雨珠，你就这样仰着头，除了聆听，你还能不能做什么就什么。

间或，另一种鸟鸣悄然伴随，那鸟鸣微弱，声音低沉、冷峻，略微短促，不如歌鸲明亮。是灰雀还是杜鹃？都是自然的歌者，谁能说得清谁的声音好听，谁的声音不好听呢。

布谷鸟不甘寂寞，措不及防地在耳畔叫了起来，乍一听，不竟哑然失笑。它的叫声有别于歌雀的婉转，如乡间变声的男

孩，粗哑，聒噪，但又质朴，夹带着扑面而来的泥土气。青草，农田，秧苗，耕牛，以及流动的羊群，都在它的歌声中一一展现出来。

林中栖息着几百种鸟，温暖适宜的南方气候，让它们生活自如，常见的有乌鸲、鹊鸲、喜鹊、翠鸟、珠颈斑鸠、白胸苦恶鸟、小??、小白鹭、红尾伯劳、棕背伯劳、红嘴蓝鹊、灰喜鹊、紫啸鸫、黑领椋鸟、红耳鹎、白头鹎、暗绿绣眼鸟、叉尾太阳鸟、麻雀、白鹡鸰……无论是参天大树或林海深处，还湖边湿地、缓坡蚊蚋生长的茂密的矮灌木丛中，你就能够找到它们的踪迹。很多鸟愿意接近人的聚集地，据说人的活动轨迹，能促使鸟的歌声愈加完美。

贝壳杉直插天空，这是林间最高的树，也是我吃今见过最高的树，它如此修长，秀颀，没有过多的枝杈，一树独秀。并不粗壮的躯干，抵挡住了一次次的台风和雷电袭击，迎来了万众敬仰，巍然挺立在山谷中，被草木和飞临的鸟禽注视，热爱和赞美。

鸟儿在梢尖跃动着，叶梢激烈晃动，树叶在他们翅膀的震颤下簌簌直响。此时正值下午四点多钟，春阳和煦，金光披洒向整片森林，万物沐浴在温暖又明亮的曙光中。

这是鸟儿一天里最后的嬉戏时光吧。它们奔跑，跳跃，鸣叫。在树间俯冲，追逐。曲调充满了自豪与喜悦，偶尔又带着嬉笑与戏谑。一只鸟儿飞出树梢，向天空另一边飞去，翅膀掠过莹蓝的天空，后面有两只紧紧跟随，它们的尾巴很长，有斑斓的彩色。飞翔的姿态如此迷人，近乎在空中静止，这又是什么鸟儿呢？多希望我能叫得它们的名字。不过叫不来又有什么关系，丝毫不影响我倾听，任它们的声音灌满胸膛。此刻，就如约翰·巴勒斯说：“一只鸟的歌声含有其生命的线索，并在它与听者之间建立起某种理解与同情的情感。”

第一只歌鸲的鸣唱，触动了更多的同类们，于是，饱食了草籽、树果的和虫卵的歌者，纷纷加入欢快的大合唱中。歌鸲、鸲类此起彼伏，竞相鸣唱，连麻雀们在林中空地欢跳起来，叽叽喳喳，喋喋不休。黄昏颂歌如清风拂面而来。森林上空都是鸟的鸣唱，云一样层层叠叠。

我转来转去，也转不出鸟的声圈，我在东边，歌声到东边，我在西边，歌声到西边。我一开始担心它们因为我的冒失闯入，而有所惊扰。显然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，它们自在鸣唱，旁若无人。是啊，黄昏如此静谧，富含和平的生机。即使有风吹来，草儿疾动，它挥一挥翅膀就可以轻盈起飞，飞得高高。

短暂的停歇后，又一声鸟鸣破空而来。歌声如长长的呼唤，一声又一声，炙热、深情，永不疲倦。这是一只什么鸟呢？它的歌声宏亮，独特，音域宽广，又具有赞美诗般的宁静。它一开口，所有的鸟儿都忍不住噤声，倾听。显然是一位让人无法忽略的歌者。

歌声优美的鸟几乎都是体型小巧的鸟，百灵鸟、云雀、画眉、绣眼、黄鹂……它们是鸟中的歌后，却都体态玲珑。是否，越是细微之物，越需竭尽全力？因为体型不够威仪，它们需升级唱功，任小小的胸腔蓄发雷霆之钧，将歌声一团团送出。

幽深的山林，永远不会让人乏味，它是那么丰富，有无穷无尽的意趣和活泼的情调，给人宁静和无限的哲思。我知道，我将越来越沉迷于自然。这种沉迷不必用语言描述。你只看到，草木盛衰，众鸟鸟临。

夜幕从山巅一层层撒下来，鸟声俱静，草木低垂，一轮弯月悬挂在地平线上空。